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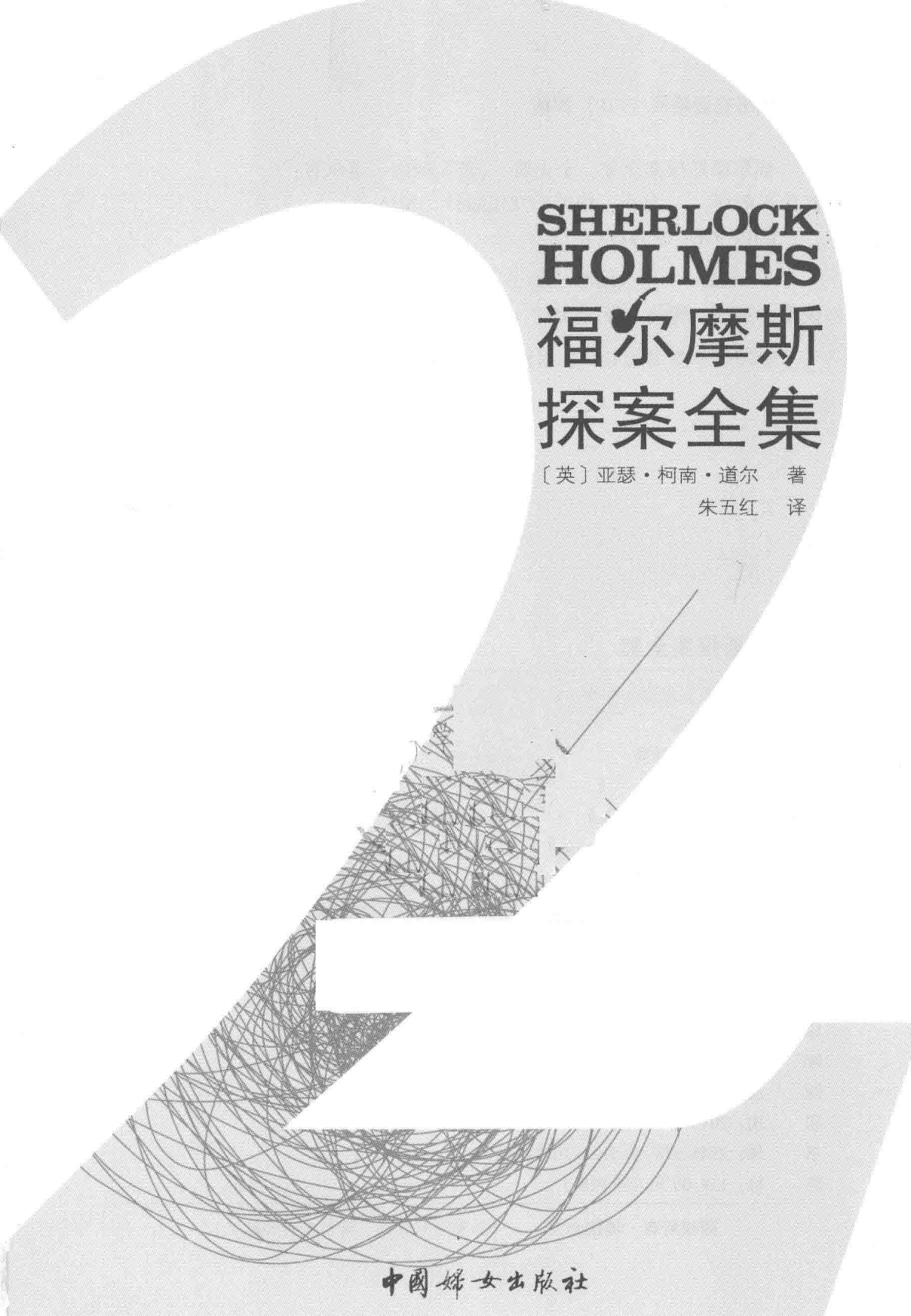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亚瑟·柯南·道尔 著

朱玉红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亚瑟·柯南·道尔 著
朱五红 译

中國婦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全4册/（英）柯南·道尔著；
江乐兴等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5.7

ISBN 978 - 7- 5127- 1073- 3

I. ①福… II. ①柯… ②江…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6330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作 者：〔英〕亚瑟·柯南·道尔 著 朱五红 译

责任编辑：陈 元

封面设计：周周设计局

责任印制：王卫东

出版发行：中国妇女出版社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 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65 × 235 1/16

印 张：74

字 数：150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5127- 1073- 3

定 价：118.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恐 怖 谷

1

第一部 贝尔斯坦的悲剧

2

第二部 死酷党人

52

回 忆 录

105

希腊语翻译

106

莫斯葛瑞夫家族的仪式

118

银额驹

131

“葛洛利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

148

赖盖特的窃贼

161

住院的病人

174

灰面人

187

书记员

198

驼背人

210

海军协议

222

最后一案

246

恐 怖 谷



第一部 贝尔斯坦的悲剧

一、警告

“我觉得应该……”我说。

“我需要这样做。”福尔摩斯焦躁地打断道。

我自认为是一个特别有耐性的人，但我却必须承认，他这样讽刺地打断我的话，确实让我有些恼火。“说真的，福尔摩斯，”我严肃地说，“你有时真让人有些难堪啊。”

他并没有理会我的抗议，仍在继续聚精会神地沉思着。面前的早餐还一口没动，他将胳膊支在桌子上，用手支着头，两眼专注地盯着那张刚从信封中拿出来的纸条，然后将信封举到灯前，对它的封口和表面仔细地研究着。

“这是布尔拉克的笔迹，”他自言自语地说，“虽然他的笔迹我只见过两次，但我完全可以确定这张纸条就是他写的。他写字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有时会将希腊字母 ϵ 的上端写成花体。但是，如果它真是出自布尔拉克之手，那么这件事肯定就异常的重要了。”

这些话显然是他在专注思考的过程中对自己说的，而非对我，但这些话倒确实把我的兴趣激发出来了，刚才因他那种态度所产生的不快也随之消失了。

“福尔摩斯，布尔拉克是谁？”

“华生，这是一个假名，只是相当于一个人的代号而已，但是这个名字却代表着一个神秘莫测、狡猾多端的人物。他曾在此前的一封信里，明明白白地直接告诉我这个名字是假的，还极为嚣张地公然对我说，要想花费心机在这人海茫茫的伦敦找到他的踪影完全是徒劳的。并不是说布尔拉克本身有多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所结交的那个大人物。你想想看，一条鲭鱼身边是一条凶狠的鲨鱼，一只瘦弱的野狼加上一头强壮的狮子——总之，一个本身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威胁的东西一旦和一只凶恶的怪物结成同盟，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身后的那只怪物不仅凶恶，还极为阴险狡诈。华生，在我看来，那个莫里亚蒂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怪物，你知道莫里亚蒂这个人吗？”

“你是说那个手段极为高超的罪犯，这个人非常有名，在犯罪界的名声就好像……”

“喂喂，华生！”福尔摩斯极不赞同地插嘴道。

“我是想说，就好像一个普通民众一样，毫不起眼。”

“哈哈！你这个人真是越来越机灵了！”福尔摩斯大声说道，“现在你的话里面也有着狡黠的幽默意味了。华生，看来以后我得小心提防你了。但如果你把莫里亚

蒂叫作罪犯，从法律的层面讲，你就是公然的诽谤——这正是他的厉害之处啊！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家，是一切犯罪的幕后总指挥，是黑暗社会的首领，他的智慧足以掌控一个国家的命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他却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的指责，而且一般人对他都毫无怀疑，甚至对他那谦虚礼让、与人为善的风度极为敬佩。因此，就凭你刚才将他称为罪犯，他就能把你起诉到法庭，而且最终你将用自己一年的薪水去赔偿他的名誉损失。同时，他也是那部著名的《小行星力学》的作者。这部书上升到纯数学领域前所未有的高度，据说科学界至今没有人能对这部书提出任何的错误。这样的人，是可以随便污蔑的吗？人们会将你称为一个胡说八道的医生，而将他视为受人尊敬却遭到诽谤的教授！他可真是天才啊，华生。但是只要他的那些犬牙弄不死我，我总会有战胜他的那一天。”

“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坚定地说道，“不过你刚才首先提到了布尔拉克……”

“啊，是的，这个所谓的布尔拉克只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而已，而且是最薄弱的一环，他很接近他背后的那只凶猛的‘怪兽’。”

“只要有一环薄弱，那么整个局面也会很难稳固！”

“正是这样！我亲爱的华生。所以，这个布尔拉克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不过这个人倒是还有点儿正义感呢，我还暗地里送给他一张 10 镑的钞票作为对他的奖励，他不止一次事先给我提供了有价值的消息，让我能将一件案子遏制在源头，而不用在案子发生后再费心劳神地去惩办罪犯。我可以肯定，如果手头有密码，我们就能发现这儿有一封我刚才说到的那种信。”

福尔摩斯把那张纸放到桌子上，我站了起来，走到他身后注视着那些奇怪的文字，文字排列如下：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26 BIRLSTONE 9 47 171

“福尔摩斯，你能从这些字上看出什么？”

“很明显，这是一封密码信。”

“但我们没有密码本，这封信又有什么用呢？”

“在某种情况下，这封信确实是没用的。”

“你说‘在某种情况下’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我看来，很多密码就像是报纸通告栏里的东西一样简单。那些简易的东西只会让人感到有趣，而不是厌烦。可是这封密码信却不太一样，很明显，它是在指某本书上某页的某些词。如果他不告诉我在哪本书的哪一页上的话，我还真的没法看懂。”

“那他为什么又要写上道格拉斯（DOUGLAS）和贝尔斯坦（BIRLSTONE）两

个字呢？”

“应该是因为那本书上没有这两个字。”

“既然他给了你这封信，为什么不告诉你是哪本书呢？”

“亲爱的华生，以你天生的才智你应该可以想到，如果将密码信和密码本放在同一封信里，一旦信件投错，他的事情就会败露。而现在，除非有两封信先后都错寄到了同一个人手里，才会出现麻烦。我想我们的第二封信也该到了，我确定，下一封信中肯定有可以解释这些数字的资料，更可能的是可以查阅到这些符号的那本书。”

果然如他所说，几分钟后，小仆人比里给我们送来了我们正在等候的那封信。

福尔摩斯打开信封时说：“啊，相同的笔迹，竟然还签了名。”

当他拿出信纸展开的时候高兴地接着说道：“喂，华生，我们马上就能解释那些符号了。”但他看完信的内容以后，却又显出了愁容：“哎呀，华生，这真是让人失望啊！这封信并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种。但愿布尔拉克不会遭到什么不幸。”

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这样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件事我不想再继续干下去了。当我将通信地址写完，正要把密码索引寄出去时，他竟然一声不响地向我走了过来。幸亏我及时将它遮住了。如果被他发现的话，我的处境就危险了。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怀疑的神色，请你把以前收到的密码信都销毁吧，它们已经对你没用了。

弗莱德·布尔拉克

福尔摩斯皱着眉头坐在那里，将这封信在手里搓弄着，眼睛一直盯着壁炉。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或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只不过是做贼心虚罢了。他知道自己是个集团中的叛逆者，所以在看到那个人的眼神时就感觉他是在怀疑自己。”

“信中的那个人就是指莫里亚蒂教授吧。”

“是的！在那个集团里，只要有人一提到‘他’，所有人就全都明白指的是谁。所有的命令都由这个‘他’发出。”

“但他又能怎么样呢？”

“哼！这个问题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当你的对手是全欧洲智商一流的人，而且他还掌控着黑社会的一切势力时，那么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了。看来布尔拉克显然是被吓得惊慌失措了——你比较一下这封信信纸和信封上的字迹。信封上的字迹清晰有力，显然是布尔拉克在那个人突然到访之前写的，而信纸上的字几乎潦草得看不清楚。”

“那他干吗还要继续写这封信呢，干脆先把它放一放呗。”

“因为他怕耽误的时间太长，我就会发信去追问他，给他带去麻烦。”

我拿起最初的那封密码信，皱着眉头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说道：“确实是这样的，明明知道这封信里隐藏着一个重大秘密，却不能破译它，真的是让人心急万分啊。”

福尔摩斯将那盘还一口没吃的早餐推到了一边，点上了他沉思时最需要的烟斗。他仰靠在椅背上，出神地看着天花板说道：“真是奇怪啊，或许你那马基雅维里^①的才智，漏过了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单纯推理吧。这个人编写的密码信是从一本书中搞出来的，我们就从这本书出发吧。”

“非常不靠谱的出发点啊。”我说道。

“那就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再缩小一下范围吧。当我集中精力去想这件事的时候，它似乎就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我们能从这本书上找到什么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吗？”

“一点儿也没有。”

“嗯，嗯，应该还不至于这么糟糕。这封密码信，第一个数字是 534，我们可以假设这是指书的页码。那么这本书就应该是很厚的了。至少我们知道了一点儿。那这是一本什么类型的书呢？我们还能看出点儿别的什么吗？第二个符号是 C2，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华生。”

“应该是指第二章吧。”^②

“恐怕不是的，华生。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理解：既然已经告诉了我们第几页，就没有必要再写明是第几章了。而且如果一本书的第 534 页才到了第二章，那这本书一定厚得让人吃不消了。”

“那就是代表了第几栏！”我突然想到。^③

“聪明！华生。你今天的才智真让我佩服。如果不是你提醒代表第几栏，我可能就要误入歧途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设想有一本很厚的书，每页的文字都被分成两栏，在这信封中，有一个词的标数是 293，这表明每一栏又是很长的。到这儿我们的推理算是到头了吗？”

“我想是的。”

“亲爱的华生，你不要太小看自己啊。再动用一下你的才智吧！想想看，如果这本书并不常见，他一定会寄给我的。他在计划失败之前并没有打算将书寄给我，而只是想通过信件告诉我线索，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这就说明，他觉得这本书在我这里应该也能很容易找到。总之，华生，这应该是一本很普及的书。”

“你的话听起来确实有些道理。”

“所以我们要找的是一本很厚的书，每一页都被分成两栏，而且非常常见。”

“《圣经》！”我得意地说道。

“很好，华生！可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说还不是很好，即便是我接受他

① 马基雅维里，全名尼可罗·马基雅维里，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② 英文中“章”为 Chapter，首字母是“C”。

③ 英文中“栏”为 Column，首字母是“C”。

对我的赞扬，但我也想象不出一个莫里亚蒂党徒手边会带着一本《圣经》。而且，《圣经》有很多个版本，很难保证每个版本中相同的内容会出现在同一个页码上。这本书显然是一本版本统一的书，而且他确定他书上 534 页的内容一定和我书上 534 页的内容完全相同。”

“符合这种条件的书倒是很少啊。”

“是的，但这刚好大大地缩小了我们的思考范围。这是一本版本统一、每个人基本都会有的书。”

“萧伯纳的著作！”

“华生，好像还是有问题。萧伯纳的文字非常简洁凝练，但词汇量有限。那里面用到的词语很难挑选出来传递普通的信息。我看还是不要再考虑萧伯纳的著作了。而且出于同样的考虑，字典也可以排除在外了！”

“年鉴！”

“太好了，华生！一定就是年鉴！一本年鉴！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惠德克年鉴是否符合这些条件。这是一本常见的书，厚度也符合我们的需要，每页分为两栏印刷，虽然在开始的部分词语很简单，但越往后就越啰唆。”福尔摩斯将那本书从写字台上拿起来说，“让我看看……第 534 页，第二栏，这一栏确实够长的，讲的是英属印度贸易和资源的问题。华生，你来做记录！第 13 个词是‘马拉塔’，我担心这个词非常的不乐观，第 127 个词是‘政府’，虽然这个词离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似乎都有点儿远，但至少还有点儿意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马拉塔政府发生了什么呢？嗯？下一个词是‘猪鬃’。哦，我亲爱的华生，看来我们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

虽然他说这话时像是在开玩笑，但眉毛的颤动却说明他是非常失望和气恼的。我也毫无办法地望着炉火，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忽然间，福尔摩斯好像想通了什么，一声欢呼打破了沉默。他直奔书橱，从里面又拿出了一本年鉴。

“华生，我们吃亏就吃亏在总是想掌握最新的信息！”他大声说道，“今天是 1 月 7 日，我们非常及时地就把这本最新的年鉴买回来了。看来布尔拉克很可能是根据一本旧年鉴组成的密码信。显然他并没有将那封信写完，否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现在我们看看这本书的 534 页，第 13 个词是‘There’，这就有点儿眉目了。第 127 个词是‘is’——‘There is’（有），”福尔摩斯显得非常兴奋，他一个词一个词地数着，他那细长的手指也因激动而颤抖着，“‘danger’（危险），哈哈！太好了！华生，快记下来。‘There is danger—may—come—very—soon—one’（有危险将要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接下来是‘Douglas’（道格拉斯）这个人名，再下面是‘rich—country—now—at—Birlstone—House—Birlstone—confidence—is—pressing’。（‘确信有危险将要降临到一个富豪道格拉斯身上，他现住在贝尔斯坦村贝尔斯坦庄园，万急’）。你看，华生！你觉得我们这番纯推理的成果如何？如果杂货店有桂冠这种商品，我一定要让比里去买来一顶。”

福尔摩斯在那里破译着，我则在一旁将这些词记在一张空白的纸上。我不禁疑

惑地看着这些奇怪的词语。

“他表达意思的方法真是古怪而牵强。”我说道。

“不，正好相反，他干得非常漂亮，”福尔摩斯说道，“当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只能从一栏文字里挑出时，你是很难指望找出的这些词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达你的意思的。因此你也只好写到这种程度，让你的收信人靠自己去理解了。这封信表达得非常清楚。有些罪犯正在和一个叫道格拉斯的富人作对。他确信——他找不到‘*Confident*’（确信）这个词，只能找到与它相近的词‘*Confidence*’（信任）来代替——这件事已经是十万火急了。这就是我们的成果——而且这次分析工作我们干得非常漂亮！”

福尔摩斯就像一个艺术家一样，虽然会因为他的作品并没有在自己的努力下达到最理想的标准而感到有些失望，但对于自己工作成果中比较好的地方还是会有一种不带个人情绪的欣喜。这时，比里把苏格兰场的麦克唐纳警官引进屋来，而福尔摩斯还在为自己的成绩而发笑呢。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他前额饱满，目光深邃，显示出他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分析及洞察能力。他向来不怎么爱说话、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性格倔强，还带着浓重的奥伯丁港口音。在18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伊里克·麦克唐纳还是一个年轻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全国知名，但就当时而言，由于他所办理的案子都办得很出色，所以他已经在侦探界享有一定声誉了。

福尔摩斯曾经帮助麦克唐纳办了两件案子，而且都很成功，而福尔摩斯最终得到的只是一份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疑难的快乐。因此，这位前途远大的官方侦探对他这个民间的同行非常热爱和敬重。这表现在，每当他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时，就会虚心地向福尔摩斯求教。麦克唐纳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来向福尔摩斯求助并不是什么降低身份的事，因为在整个欧洲，无论是从办案的才能上还是经验上，福尔摩斯都是独一无二的侦探。福尔摩斯不善交际，但他却很喜欢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每次见到麦克唐纳，他都是面带微笑。

福尔摩斯说：“你来得可真早啊，麦克唐纳先生。祝你一切顺利，我担心又有什么新的案件发生了吧？”

这位警官会心地笑着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想，将‘担心’换成‘希望’，才更符合你的风格吧。”

“哈哈，要来杯威士忌吗？”

“好啊，我正需要一口酒来驱走清早阴冷的寒气呢！”

“来支雪茄？”

“哦，谢谢，我不抽烟。我还得马上离开呢，因为一件案子发生后，最初的现场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你是最清楚不过了，只是……只是……”

麦克唐纳突然停下来，用极为惊异的眼神注视着桌上那张我草草记下密码内容的白纸。他不敢相信地说：“道格拉斯！贝尔斯坦！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会魔法吗？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两个名字的？”

“这是我和华生两个人偶然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译出来的。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激动，这两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麦克唐纳一脸不解地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说道：“正是如此，福尔摩斯先生，就在今天早上，贝尔斯坦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被人残忍地杀害了！”

二、福尔摩斯的论述

这真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而我的朋友显然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而生的。这个惊人的消息并没有使他显出一丝的吃惊或是激动。尽管他并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可是由于他经常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因此，他对此类事件已经麻木了。这个简短的消息使我深感震惊，但福尔摩斯却表现得像一个化学家看到结晶体从过饱和溶液里分离出来一样，显得格外镇静。

“确实有些意外！”他说。

“你似乎并不感到吃惊！”

“麦克唐纳先生，这件事只不过是引起了我的注意罢了，我为什么要吃惊呢？我从一封匿名信中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警告我说某个人正在面临着危险。而现在只是在1小时之内，我知道了这个危险变成了现实而已。就如同你看到的那样，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吃惊的。”

福尔摩斯把这封密码信的来由向麦克唐纳警官简单叙述了一遍。这位警官双手托着下巴，浓重的眉毛锁到了一起。

“今天早上，我本来是要到贝尔斯坦去的，”麦克唐纳说，“而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和华生医生能跟我一起去。不过，现在看来，如果我们留在伦敦会对这个案子更有帮助。”

“我可不这么认为。”福尔摩斯说。

“真是见鬼了！福尔摩斯先生，”警官大声喊道，“我相信在一两天内，各大报纸就该登满这个‘贝尔斯坦之谜’了。但既然现在已经有人在伦敦提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那这就不算什么谜了。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送信的人，所有的问题都能一目了然了。”

“这点显而易见，但是，麦克唐纳先生，你打算怎么去捉住这个所谓的布尔拉克呢？”

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给他那封信翻过来说：“是从坎伯威尔寄来的——这点对我们毫无帮助；他用的是假名，显然这也不会有什么进展。但是，福尔摩斯先生，你不是说曾给他送过钱吗？”

“是送过两次。”

“怎么送给他的？”

“我把钞票寄到坎伯威尔邮局。”

“你没有设法去调查一下是什么人取走的吗？”

“没有。”

“怎么会没有？”警官显出吃惊的样子。

“因为我必须守信用。我们在第一次建立联系时我就答应过他，不去追查他的行踪。”

“你认为他背后有什么人吗？”

“当然有。”

“是不是你曾跟我提到过的那位教授？”

“是的！”

麦克唐纳微笑了一下，并向我看了一眼：“不瞒您说，福尔摩斯先生，从我们的走访调查来看，你似乎对这位教授有一点儿偏见。而且关于这件事，我也曾亲自去调查过，他很像是一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而又值得尊敬的人啊！”

“我很高兴你们竟对这位天才如此的赏识。”

“但是老兄，所有见过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啊！你跟我说过你的看法以后，我就想要去会会这位教授。他是一个面容瘦削、头发灰白、说话时神态认真的人，完全就是一个极好的牧师形象。其间我们曾在日食的问题上闲谈了一阵，我也想不起来当时怎么会扯到那个问题上，不过他那时只用了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就一下子将那个原理说得清清楚楚的。后来他给了我一本书，不怕你笑话，虽然我也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但还是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在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像一位慈父一样把手放在我肩上，如同一位老人在你即将走向冷酷凶残的社会时为你祝福似的。”

福尔摩斯一边笑着一边拍着手：“很好！好极了！我的朋友，请你告诉我，那次让你甚为感动且兴致极佳的会见应该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吧？”

“是的。”

“嗯，那是一个很精致的房间，不是吗？”

“是的，非常精致，简直可以用华丽来形容，福尔摩斯先生。”

“你当时坐在他写字台的对面？”

“正是这样。”

“太阳可以照到你的眼睛，而他却是背光而坐的，对吗？”

“嗯，当时是晚上，但灯光确实是照在我脸上的。”

“这是一定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教授座椅后面墙的上方挂着一幅画？”

“我是不会漏过任何东西的，这是我从你那里学来的。是的，我看见那幅画——画上是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两手托着下巴，扭着头，斜睨着人。”

“那是让·巴普蒂斯特·格勒兹的油画。”

麦克唐纳尽力让自己显得对此很感兴趣。

福尔摩斯两手交叉着，仰靠在椅背上，继续说道：“他是一位法国画家，在1750~1800年曾名噪一时。当然，我是指他的绘画作品。和格勒兹同时代的人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而现在对他的评价比那时还要高。”

警官先生好像并不明白福尔摩斯为什么突然讲这么多无关紧要的艺术话题：“我们最好还是……”

“最好继续谈这件事，”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说，“我所说的这些都与贝尔斯坦的案件有着极为重要的直接关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这一案件的中心。”

他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勉强地笑着说：“你的思路对我来讲，转动得有些太快了，福尔摩斯先生。你即使只在中间省略了一两个环节，就会把我搞糊涂的。这位已经过世的画家和贝尔斯坦事件又有什么关系呢？”

福尔摩斯说道：“对于一个侦探来说，一切知识都是有用的。在 1865 年时，格勒兹一幅题名为‘牧羊少女’的画，就曾在伯提里斯的拍卖会上，卖到 120 万法郎——相当于 4 万多英镑——虽然这是一件琐碎的小事，但也足以引起你的很多的想象了吧。”

这位警官听得非常认真，显然，这已经引起了麦克唐纳的沉思。

“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提示，”福尔摩斯继续说道，“一个教授的薪金每年最多也就 700 多镑。”

“那他怎能买得起……”

“问题就在这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呢？”

“这简直太妙了！这确实非常值得注意，福尔摩斯先生，请你继续说下去吧，我真是越听越感兴趣了。”警官深思地说。

他受到别人对他技术真诚的称赞时总是会感到非常欣慰，这真像是一位艺术家的性格。福尔摩斯笑了笑问道：“你不是还要赶去贝尔斯坦吗？”

警官瞅了一下表：“我们还有时间呢，我的马车就在门口等着，到维多利亚车站只需不到 20 分钟。但至于那幅画，福尔摩斯先生，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你从来没有见过莫里亚蒂教授啊。怎么会对他书房的情形那么了解呢？”

“啊，是的，我确实还没有见过他。但我却到他房间里去过三次，其中两次我还用不同的借口在他房间里等了他一会儿，而又在他回来之前离开了。还有一次，这一点本来是不方便对一个官方侦探讲的。我曾擅自对他的文件进行了匆匆检查，而得到的结果却让我意外。”

“你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吗？”

“不，恰恰相反，我什么东西都没发现。而这正是让我惊奇的地方。先不谈其他，单从那幅你已经见过的画来讲，就说明莫里亚蒂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人。那他这些财富又是如何得到的呢？他并没有结过婚，他的弟弟也只是英格兰西部一个车站的站长。而教授的薪金每年只有 700 多镑。但他却拥有那样一幅价格不菲的格勒兹油画。”

“嗯？”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

“您的意思是说他有着一很大的非法收入？”

“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除了这一点，我还有其他的理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的蛛丝马迹都隐隐约约地通向蛛网的中心，而这只剧毒的蜘蛛却稳稳地

潜伏在那里。而我只提起一幅格勒兹的油画，因为这是你已经亲眼见过的。”

“确实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得不说你刚才所讲的推论非常有意思，简直可以说是精妙。但是，您能不能再进一步地讲清楚一些。他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盗窃？还是私印钞票？”

“你看过关于乔那森·怀尔特的故事吗？”

“啊，这个名字倒是很耳熟。应该是一本侦探小说里的人物吧！不过我从不从小说里的那些侦探感兴趣。这些家伙做什么事从来解释不出他们是如何做的，只是灵光一闪就把问题解决了，根本算不上办案。”

“乔那森·怀尔特不是什么小说里的侦探，而是一个现实存在过的要犯，出生在1750年前后。”

“那么，他就对我没什么价值了，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

“麦克唐纳先生，对你来说最实际的事，就是应该闭门读上3个月的书，每天读12小时犯罪史。所有的事物都是循环往复的——就连莫里亚蒂教授也不例外。乔那森·怀尔特是伦敦犯罪集团的幕后操纵者，他靠他那精密狡诈的头脑和他所控制的势力从伦敦罪犯那里收取15%的佣金。历史的车轮总是在不停地旋转的，同一根轮轴仍然会经过原来的位置。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将来还是会重复发生的。有两件关于莫里亚蒂的事我现在就告诉你，它们会让你对这个人更感兴趣的。”

“您讲的东西一直都让我非常感兴趣。”

“我偶然发现莫里亚蒂锁链中的第一个环节——锁链的一端是这位高智商的犯罪首脑，另一端则有上百个打手、流氓、赌徒和窃贼，中间夹杂着五花八门的罪行。给他们出谋划策的是赛博思迪恩·莫兰上校，而政府对这位犯罪集团的‘参谋长’就像对莫里亚蒂本人一样无能为力。你知道莫里亚蒂教授一年光给他的钱就有多少吗？”

“多少？”

“6000镑。这是他出谋划策的劳务费。这比一个首相的收入还要多。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象莫里亚蒂到底有着多么庞大的收入，又从事着规模多么大的活动了。我能了解到这一点也完全是出于偶然。还有一点：最近我特别搜集了莫里亚蒂的一些支票——这些支票是用来支付普通的生活用度的，并不存在什么嫌疑。但是它们却是从六家不同的银行支取的。你能从这一点上想到什么呢？”

“这自然是非常奇怪的！但是我们又能从这一点上得出什么结论呢？”

“他不愿让其他人知道他很富有。我相信他的银行账户不下20个，他将自己的资产分开存放，谁都无法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而他的大部分财产很可能是存在国外银行的，比如德意志银行或者利翁内信贷银行。以后你可以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把莫里亚蒂教授好好研究一下。”

麦克唐纳对这番谈话印象深刻，听得也非常入神。不过他那种讲究实际的性格马上又让他将思绪转回到当前的案子上来。

“当然，他能把钱存在任何一家银行，”麦克唐纳说，“你讲这些事情我非常

兴趣，以至于我的思维都偏离主题了。福尔摩斯先生，真正重要的是你所说的：那位教授与当前的这个案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能不能为了当前的实际需要再前进一步呢？”

“现在我们先来推测一下他为什么要作下这件案子，也就是他的犯罪动机。从你原来所讲的情况来推测，这是一件扑朔迷离且难于解释的凶杀案。现在，我们可以对犯罪的动机进行两种合理的假设。首先，我可以告诉你，莫里亚蒂对他的属下一直是使用铁腕政策的，在他的组织中纪律严明。而在他的法典里，惩罚的形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处死。现在我们可以假设这位被人杀害的道格拉斯先生是因为什么事情背叛了他的首领，而首领即将对他进行惩戒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下属得知了这个消息，才有了那封密码信。而随后的这个惩戒也就会被所有人知道——其目的是让其他的部下在感受到死亡的恐惧后都老老实实地听命于他。”

“很好，这是一种合理的假设。福尔摩斯先生。”

“另一种看法就是惨案的发生只不过是他们日常犯罪工作的一部分。那里有没有遭到抢劫？”

“这个我没有听说。”

“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种假设就不大可能了，而第二种假设的可能性较大。莫里亚蒂可能会在这次犯罪中分得不少的赃物，所以才会参加策划的，不然就是他收了别人很多钱，帮助人主持这一罪恶勾当。这两种假设都有可能。不管是哪种假设，真正的答案我们必须去贝尔斯坦找。我对这个对手太了解了，他决不会留下任何会牵连到他的线索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贝尔斯坦不可了！”麦克唐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哎呀！我已经在这里待得太久了。先生们，我只能给你们5分钟准备时间。”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福尔摩斯站了起来，迅速地脱下睡衣，换上外套说道：“麦克唐纳先生，在我们去的路，请你把知道的一切情况都详细地告诉我。”

“我所掌握的情况少得不值一提，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它非常值得一位出色的探案专家密切注意。”

当福尔摩斯听到值得他注意的细节时，显得非常喜悦。几个星期平淡无奇而又百无聊赖的生活已经快要将我的朋友憋疯了，现在终于有了一个适合的案件可以用来发挥他超凡的才能了，他经常会这样说，如果他那些才能没有用武之地的话，他就会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他的脑子也要生锈了。

这个案子正等待着我们到瑟赛格斯去解决，此时福尔摩斯的两眼有神，气色极佳，脸上神采奕奕。他坐在车上，极为专心地听着麦克唐纳警官对这件案子的简要叙述。警官向我们解释说，当地的地方官怀特·梅森是他的好朋友，在其他地方的人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麦克唐纳所得到的通知总是比苏格兰场快得多。就在今天早上，送牛奶的车给他送来了一份简单的报告，他就是通过这份报告了解到这件案